

# 白居易传(二)

□ 任 见

## 十二 渭边盘桓

离开彭城之后，贞元二十年春上，白居易西归，路过洛阳，拟偕母亲与弟弟同赴长安。

在洛阳逗留期间，白居易去拜谒凝公大师的法身。

凝公大师原为东都圣善寺钵塔院的住持，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过洛阳时曾拜访求教于凝公大师，凝公赠以“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偈。今年二月，白居易东来再访，大师已于贞元十九年秋八月迁化矣。

凝师所赐八言，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三四年来，白居易听进了耳朵，沉进了心田，浸染于性情，付诸于事情。大师之报身已经化去，大师之八言永驻世间——

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则辩真妄；惟真常在，为妄听蒙，真妄苟辩，觉生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真若不灭，妄即不起，万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慧之以定，定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

定慧相合，合而后明，照破万物，物无遁形，如大圆镜，有应无情；慧至乃明，明则不昧，明至乃通，通则无碍，无碍者何，变化自在；

通力不常，应念而变，变相非有，随求而见，是大慈悲，以一济万；众苦既济，大悲亦舍，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度者。

八偈是白居易的学佛心得。体会到大师所留

八言真哉至哉，才能发挥真意，理喻至理，做此八渐偈语，传扬大师的教诲，表明白居易持久向佛之心，不敢稍有荒废。今天来到大师之前，白居易长跪不起，为师父唱诵一遍，方才涕泣而去。

拜过大师法身，辞别洛阳亲友，白居易偕家西行，三月间到达长安。

白居易当时还没有力量在长安租赁较大的住宅，安顿家人，自然首选离长安较近的下邽故里。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由韩城徙居下邽以来，几代人在这里生活，白居易曾跟随为祖父守丧的父亲在下邽度过三年的童稚时光，在下邽县义津乡金家村居住的还有家族中的叔伯及弟妹们呢。

长安下邽，距离不远。金家村地处渭河北岸，土地平旷，景色优美。白居易的家离渭河很近，在亭子上卧看渭河行船扬帆，历历如在目前。往西南百步一个渡口，叫做蔡家渡。从蔡家渡乘船到长安，不过百里左右，交通顺畅，便于公私兼顾，可以一个月回来一次啦。

安顿好家庭，白居易到渭河边上散步游玩。由于百步之近，故而一日数次。越加发现金家村一带环境清幽宜人，适于度假休憩——

村庄与渭河之间是一片疏落而绵延的桃林。桃花盛开，粉云浮漾，没有人影，惟有白居易来了一趟又一趟。暮色中微风吹过，落红满地。它们为谁绽开，为谁飘落？谁能知道答案，谁能猜出谜底？新科进士、秘书省校书郎彭州巧遇关盼盼之后，又于春浓时节桃花彤云之中，流连盘桓，久久不去，其惬意与惆怅，其得志与期盼，谁人得晓？谁人得解？

### 十三 永贞迎险

顺宗李诵将贞元二十一年改元为永贞元年，但他仅仅执政一年就不得不宣布逊退，诏命其长子李纯即位。

永贞元年，韦执谊、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为首的一批士人反对宦官弄权、藩镇割据，主张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掀起一场强化皇室权力和威仪的“永贞风潮”。

与白居易一同参加吏部铨试的洛阳人元稹，字微之，虽然比白居易小七岁，但诗文耀眼，才华横溢，深得白居易敬重。通过元稹的介绍，白居易结识了韦执谊、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胸怀大志的永贞党人。

永贞党人革除弊政的变法，面对着强大的敌对势力，但他们知难而上，踌躇满志。在“罪谤交积，群疑当道”的恶劣政治气候中，元稹和白居易迎险交友，与永贞党人唱酬应和，倾心相与，诗章传情，盃酌交谊。

白居易为济世之心所驱使，于二月十九日满怀冲动地以三千言《上宰相书》给新任宰相韦执谊，表达自己的关注、赞赏、支持和期待——

某窃惟相公自拜命以来八九日，食不暇饱，寝不暇安，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窃以为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抚苍生，初嗣洪业，虽物不改旧，而令宣布新；盖待其政者，勤堕邪正，系其中焉。望其令者，忧喜亲疏，生其中焉；听其风者，畏侮动静，出其中焉。而将来理乱之民，安危之源，尽在于三者之中矣。如此，则相公得不匡辅其政，缉熙其令，宣和其风乎？

白居易在给韦执谊的长信中提出广开言路、澄清吏治的建议，强调为宰相者理应“明察臧否，精考真伪”，得贤者而用之，得不肖而去之。明白表达了“日月渐兮，岁不我予”，表达了“树大功，贵其速”、“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的迫切心情——

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观主上之作为也；侧天下之耳，以听相公之举措也。如此，则相公出一言，不终日而必闻于朝野；主上发一令，不浹辰而必达于华夷。盖主上辑百辟，和万姓，服四夷之时，在于此时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报国之恩，正在于今日

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渐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渐行，不可以速行也；贤人之事业至大也，行之可以在尺而直寻也。某以为殆不然矣。夫时之变，事之宜，其间不容息也。

某游长安，足不践相公之门，目不识相公之面，名不闻相公之耳，相公视某何为者哉？岂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数千言尘黷执事者，又何为哉？实不自揆，欲以区区之闻见，裨相公聪明万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也。

然而，韦执谊、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所效顺宗，天不假年，其统治也如阵风过耳，仅在半年之后的八月九日，宪宗李纯在大明宫宣政殿即位。宫中权宦俱文珍联络各地节度使韦皋、严绶、裴均等，为保已得权益，对顺宗暗中加害，对韦执谊等群起攻讦，一时波诡云谲，黑云压城。

宪宗也嫌视其父所用之人，对韦执谊等大张挞伐。很快，韦执谊被发配海南崖州，忧愤而死。其他所有主张“永贞变法”的“逆党”最终皆被谪出京城。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旋又赐死，贬王伾为开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

时局瞬间翻转，风雨倒灌震撼朝野，白居易在惊恐多日之后，侥幸未被追究，渐渐放下半颗心来。

永贞之遇，白居易差点撞上刀口，受到极大触动，刚刚生长的“兼济天下”之志几被摧折。

多年的社会游历使白居易早就看到了下层草民的艰辛劳累、流离失所，看到了世情的阴暗一面，也看到了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显贵生活，进入官场之后又看到了跋扈横戾、相互倾轧、污浊黑暗的险恶政治，不由萌生归隐之念。他希望躲开这令人厌恶的一切。但逃避，显然又是不可能的。

迷惘之后，复归“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事现状，白居易知道，他的路只有一条：沿着仕途一直走下去，小心地走下去。

### 十四 华阳韬晦

白居易总愿意跟元稹在一处，交换人生况味。平生心迹，最为相亲相近的，就是元稹了，若在明月之夜，再邀请三五同好，小酌一杯，那又该何等

美快啊。

每次出差,或私务或公干,常常思想起的,便是元稹挚友,若论居住,更要隔墙或者对门了。我们今生方便来往,子孙后代也好做美邻。

白居易决定搬家了,向挚友元稹靠拢。元稹此时正住在与永崇里华阳观隔街相对的朱雀门街东二街靖安里。

当然,永贞激变是白居易此番搬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去惊涛骇浪的边缘走了一遭,惊魂渐定,返归理智,也是远离漩涡的谨慎意识,韬晦心理促成了白居易的搬家之举。

很快,白居易搬出长乐里关播宅,徙居于距大内稍远的永崇里华阳观。

到华阳观不久,元稹又介绍白居易结识了一位新诗友——李绅。谈文论事,诗酒唱和,投契的朋友又多起来。

华阳观,轩车不到,林木蓊郁,环境幽静,虽则盛夏时节,烦暑早也远遁,若是萧飒风雨天,槐花撒落满地,犹似凉爽秋日,正是读书用功的好时节,好地方。

白居易和元稹都正在预备应制举试,比邻而居,也利于交流,便于切磋。

制举属于殿选之试,是皇上下诏或者亲自主持的选拔人才的特殊考试,所试内容主要是结合国况世情的“策论”,考核应试者的政见与才能。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制举胜出,美官特授,行文制策高峻突出者,更无秩序拘束。因而士人们无不精心揣摩时事,朝也孜孜,夜也矻矻,搜求激切辞,意在求高等。

元白二人自然对制试极为看重,闭户累月,潜心结撰策论,字斟句酌,每人百有余篇。

白居易将自己的策文七十五目编为四卷,名曰《策林》。在《策林》中,白居易陈述了自己“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致”的政治主张,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风俗等各个方面,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元和元年春四月,宪宗诏命右补阙韦贯之、中书舍人张弘靖为主考,举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大试。

这年的大试,试题问道:“自兵宿中原,生人困竭,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毗,远乖富庶,督

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由于准备充分,对于这个试题,白居易胸有成竹,侃侃而论:民生饥贫是由于赋税过重,赋税过重是由于连年征战,而连年征战是由于边祸不断,边祸不断的原因是朝政的荒颓。要改善现状,必须惩治贪官污吏,肃清政局,同时减免苛税,使庶民安居乐业,这样社稷才能平定,朝廷才能由衰转盛……

不久后的一个吉日,红榜放出。元稹考得甲等,授官左拾遗,白居易入选乙等,补周至县尉。

白居易及进士第时二十九岁,及“书判拔萃科”第时三十一岁,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这年,他三十五岁。

## 十五 周至醉约

元稹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大试中入甲等,授左拾遗,白居易以对策语言过直,逊于元稹,入乙等,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任命为周至尉,不免感到些许失意。

但直接高升如元稹者,在偌大国度,毕竟是少数,授予京畿的县尉,已算顺利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对于初入仕途的白居易而言已经是极为优渥的待遇了。

县尉职务,名义上是“暗察奸宄,拘捕盗贼”,实际上是“拜迎长官”、“鞭撻黎庶”,这种摧眉折腰、逼税索赋的日常从事,令白居易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到任不久就在给元稹的信和诗中传达牢骚——

夏闰秋候早,七月风骚骚。渭川烟景晚,骊山宫殿高。丹殿子司谏,赤县我徒劳。相去半日程,不得同游遨。到官来十日,览镜生二毛。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邮传拥两驿,簿书堆六曹。为问纲纪掾,何必使铅刀?

在周至,白居易最爱的游憩之地,是周至城南三十三里的仙游山和仙游溪。

仙游山上有寺,曰仙游寺,水复山重,清雅宁谧,乃是隋文帝避暑的山宫。仙游溪中有潭,曰黑龙潭,虽不甚宽阔,却青森无底,深邃幽静。白居易常约同时赴任周至尉的李文略,到周至后新结识的诗友王质夫、陈大亮一起策马南往,赏览仙游山

和仙游溪——

何处感时节,新蝉禁中闻。宫槐有秋意,风夕花纷纷。寄迹鸳鹭行,归心鸥鹤群。唯有王居士,知予忆白云。何日仙游寺,潭前秋见君?

仙游山间水畔的游憩之趣,抚慰了宦期的孤寂生活,也激发了朋友们的诗文灵性。

八月将尽的时辰,连续不断地降雨,住在家中愁戚无奈,但在山间别有况味。诗文相好者数人,更感兴趣的是林下的光阴,千般思维,都归入方寸之心了。吟诵时,有草间的虫儿配乐,旅宿中,有岩头的鸟儿伴梦。不要觉得床席寒凉,不要觉得夜雨无尽,我们并不寂寞,因为带的有酒啊。

白居易还从仙游山中移回两株幼小的松树栽植于县厅门前。在折腰为小吏的惆怅日子里,这两棵绿松便是慰藉心神的嘉宾了。松土,灌溉,渐渐地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让人恍惚若处仙游涧中,而忘却了城里的季节,一日到晚也不枯寂了,好像三个好友厮守不离也。

只是不能关门,无论昼夜,扶扇推枢,忽然就变作“双影对一身”了,思念朋友,思念长安左拾遗元稹,思念符离,思念音信渐远的湘灵。

元九微之啊——

蕙风晚香尽,槐雨余花落。秋意一萧条,离宫两寂寞。

湘灵细妹啊——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官场清闲时,自我的情感丝茧却越结约厚,终于在又一次偕同诸友游览仙游山和仙游溪的时候,迎来了一个出乎料想的爆发口。

元和元年冬日,白居易和王质夫、陈大亮在仙游寺云居阁聚会,在诗酒畅叙中,大家不由谈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因为马嵬与周至本就不算太远,天宝十五年的马嵬喋血也才刚刚过去半个世纪,人们记忆犹新,话及马嵬兵变,各个唏嘘感叹。

乘着酒兴,王质夫举起酒杯,道:“百代稀见的传奇故事,非遇出世之才不能润色记载。乐天精于诗,深于情,何不一歌其事,以使闻于后世,不致湮灭。”

白居易听得此话,感到忽然一亮,是啊,多年来为人们所艳称的马嵬爱情悲剧,非大手笔不可

触动也,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见、欢爱、死别、长思”的缠绵悱恻和生死不渝,也将成就光耀千古的大手笔啊。

于是,白居易激动地举起酒杯,感谢王质夫的建议,又约,《长恨歌》成,请陈大亮撰写《长恨歌传》,《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均由王质夫先行赏析,评判。

三尊酒高高举起,“当”地碰响——周至,仙游,云居阁,诗坛醉约……运传神妙笔,逞卓犖才华,真实与浪漫相糅合的,回环曲折,宛转超凡的千古绝唱就要诞生了。

## 十六 长恨奇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纆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至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扇,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陈大亮也完成了《长恨歌传》,陈大亮在《长恨歌传》中叙写创作缘起道:“白乐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

《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相得益彰,各得其妙。《长恨歌》韵律宛转,便于吟唱,广受各界欢迎,不多日便传布朝野。

《长恨歌》,灌注了白居易无限深情的爱情奇辞,都门、宫阙、帝王、后妃的影子背后,流着多少诗人自己的泪水啊。白学士本来诗名高峻,因此一歌而声誉再度拔起,一时间,官贵黎庶为之倾倒,连长安歌妓也以能吟白学士《长恨歌》为出台加价的理由:我唱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也哉?

## 十七 簪缨俘虜

成就日隆,自然快慰,但总体而言,周至县尉的心绪是抑郁惆怅的。

同为周至尉的李文略也跟白居易一样,对离开京城,沦作风尘走吏,感到失落,感到愤懑——

低眉折腰,复又敛手,身心惶惶,不得片时安

适。一旦落于官场风尘,方知为吏之窘迫和艰难。公事像日头一样漫长,正常心态像流风一样飘逝。穿青袍,掩不住满身怅惘,燃芸香,熏不就寡淡的时光。

好在两人作伴,聊可自慰自宽。但两颗心都比止水,一天到晚没有什么波澜。由于贪看月亮,两人索性住在一起,因为喜欢山色,两人便常常结伴闲走。往往在公事闲暇,相互小劝,勉强为欢。

白居易和李文略是因为性情相近,而非做着同样的县尉。

县尉要到民间催缴赋税,他们也由是得以深入底层,察见黑暗,推己及人,叹喟民瘼。

白居易和李文略夜间登高避暑时,感到炎热无比,四处火烧也似,草树枝叶一动不动,不知清风隐藏在何处,不知有何方法可以避除暑气,享受一点清凉。

夜渐静,更渐深,高处有徐徐凉风吹下来了,炎热和烦躁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打开衣襟,将坐凳挪到走廊边上,顿得快意,清凉欲仙。

下山路旁,却不忍相看,百姓挥汗种植的禾黍,叶苗卷曲,尽被烤焦了似的,我们自家有办法讨得凉风,但又有什么计策来救一救百姓的疾苦呢?

唉,扎根在不该扎的地方,真不如不做什么鸟官啊。

芒种时节,黄鹂催唱,白居易策马南召冈,来到正在挥汗收割的农民中间,与他们谈论农耕生计——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这年是元和二年,白居易已经三十六岁。年逾三十,风流倜傥,诗文出众,却未婚配,在人们眼中毕竟有点不大正常。自然,这也是他郁郁不畅的因素之一。

白居易与湘灵姑娘的浪漫情爱,碍于门第和

礼俗,尤其阻于母亲的一次次强烈反对,只剩枯萎一途了。仕途到此境地,便是耐心等待,而婚姻大事,再拖下去,便是不近人情了。

外出游走时,白居易从山脚地头挖来一株蔷薇,栽在府衙门厅一侧,睹花有思,慨然动情——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

此时与白居易在宣城相识的杨虞卿迁调长安,跟其从兄杨汝士等一起居住在靖功坊。周至尉清闲的日子还是相当多的,因而白居易不断到长安停留,元和三年整个春天都宿于杨家,消磨时光,和杨家兄弟交好的同时,杨汝士家中小妹引起了白居易的注意——

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别后何人堪共醉,犹怜十日好风光。

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其下高斋。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

耐心等待,吉星高照,不久,白居易终于获得升迁,受命入朝,任官翰林院。

离开周至后,白居易对周至的山水旧友行思坐想,念念不忘。他不断修书发往周至,问候王质夫并诸位好友——

回忆当初相识,相互欣赏的是出乎世俗,我任周至小吏,也不是名利使之。春阳下我们流连在仙游潭边,秋风中我们聚谈在云居阁头。

在高楼上欣赏潺潺流水,在青藤下观览漠漠青潭。吟诗,我们围坐在石头上,把酒,我们相酌在响泉边。

忽然告别了,乐天我是被簪纓所俘虏了呀。挚友你还是山间的闲云,我已经成了笼中的囚鹤。

周至岁月好似一场春梦,往事历历全都像在昨日。又是一度春深时日,故地的花瓣想必正在飘落呢……

## 十八 初受恩宠

元和三年,对白居易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到长安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翰林院学士。四月二十八日,拜授左拾遗。不久,又与杨汝士的小妹完婚。

杨氏虽然不识文字,也远音律,但贤淑、美丽,

她让三十七岁的白居易享受到了迟来的婚姻,由是,白居易曾词意恳切地有韵相赠——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伐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千载后,传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缁絮足御寒,何必锦锈文。君家有贍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翰林学士和左拾遗均属近职,随侍皇上,听候差遣,令人羡慕。

门下省设左拾遗六人,中书省设右拾遗六人。这些拾遗执掌供奉和谏议等职事,朝廷有大事商议,拾遗可参与廷议,直抒己见,也可直接向皇帝陈述政治得失、天下利弊,乃至应当兴废的意见。拾遗虽说只有八品,年俸三十九万钱,但是参与朝政、施展抱负的良职——

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余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慚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白居易初受恩宠、喜不自禁,五月初八日,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向宪宗一吐衷肠——

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供奉于内廷学士院的翰林学士,专门为皇上草拟罢免将相、号令征伐等各种重要制诏,号为“内相”,又被称作“天子私人”。左拾遗隶属于门下省,拾国家遗事而言论之,位从八品。一个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能获得职位如此,白居易还是比较幸运的。

这年夏天,宪宗举行科试,选拔直言极谏、贤

良方正的官吏。参加这次考试的翰林学士牛僧孺、皇甫湜等三人,在“试策”中胸襟坦白,慷慨陈词,毫无顾忌地纵议朝弊,剑指权宦,很受考官赏识。

考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牛僧孺、皇甫湜等都列入上等。复考官翰林学士裴垪、王涯等审阅考卷后,也都一致同意。但是宰相李吉甫和众宦官被激怒了,他们以皇甫湜是复考官王涯外甥为由上书,“泣诉”于宪宗,指称考官徇私舞弊。

宪宗听信李吉甫和众宦官,贬杨于陵为广府节度使,罢裴垪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裴垪、王涯出翰林院。

初任左拾遗的白居易目睹这场制科冤案,不禁对李吉甫等人的无耻行径义愤填膺,遂上《论制科人状》,慷慨陈辞——

……臣伏以裴垪、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故此来情私相谓曰:此数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数人进,则必君子道长;若数人退,则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时事之否臧,在数人之进退也!……乞俯回圣览,特示宽恩,僧儒等准往例与官,裴垪等依旧职奖用,使内外人意欢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当,以臣覆责,事涉乖宜,则臣等见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责,岂可六人同事,唯罪两人?虽圣造优容,且过朝夕。在臣惕惧,岂可苟安。敢不自陈,以待罪戾……

《论制科人状》自然难以改变宪宗的决定。

进士集团要求改革时政,刷新朝纲,宦官和旧官僚集团为保既得权势,主张因循守旧,党同伐异,互相残害,这种朋党之争,长久延续不绝。尽管白居易不介入任何一方,但刚刚入朝参政,尚未深知宦官集团和进士集团长期矛盾内情的白居易实际上已经站在进士集团的立场上了。

## 十九 方镇之论

元和三年九月,荆南道节度使裴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守司空、同平章于頔请求入朝,宪宗诏准。

白居易看出此二人的不良居心,于是及时提状,据理陈述利害,提醒宪宗加以拒绝。

裴均本性贪饕,每为向朝廷进奉,在驻地大肆

搜刮,人品低下,为仕林所不齿。但裴均在永贞事变中助宪宗登位有功,因而还是受到宪宗恩顾,得除官职。

于頔更是公然聚敛,肆意虐杀,专横跋扈,凌上威下,但其搜刮地方有术,对朝廷累有进奉,又因割据势力过大,宪宗为了分化地方武装,采取了宽让和施宠的态度,授其以位,还应其要求把长女永昌公主嫁给于頔的四子于季友,做成了亲家。

紧接着,淮南节度使王锬来朝,要求宰相头銜。

王锬曾任岭南节度使,利用边郡特点,大肆搜刮民财,对于外国来的商船,他也没收其利,得到的钱与两税钱一般多,家财富于公藏,人所共知。但此人善于用赃,对宦官巨款贿赂,对宪宗厚贡进奉。宪宗收了王锬的大宗财物,便想让他遂愿。

白居易向来鄙视王锬的为人,上《论王锬欲除官事宜状》,强烈反对王锬的买官之举——

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轻授。王锬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内外之议,早已纷然。今王锬若除,则如王锬之辈,皆生冀望之心矣。若尽与,则典章大坏,又未感恩;若不与,则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

白居易尖锐指出,王锬担当方镇,不顾地方凋残,只顾大肆收刮,以致淮南地区民不聊生。他带来京城进奉皇帝的大量财物,美其名曰贡赋盈余,实为搜刮所得,朝野尽知。倘若让他如愿以偿,恐怕天下人都会说陛下收了王锬的进奉才让他做宰相的。还恐怕各道节度使,从今以后都要效法王锬,搜刮庶民来谋求宰相。

宪宗看完白居易据理力谏的奏章后,觉得应该采纳,但他又要顾全面子,便给王锬加了个检校司徒、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把他打发了。

元和四年春夏季节,天气久旱,灾情深重,千里赤地,饿殍载途,宪宗为此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自己失德之处,白居易大受感动——

为君者以“明”为圣,为臣者以“直”为宗,热烈祝贺这个体恤黎民的美好开始,衷心希望优良传统保持下去。

白居易接着上书奏道:皇上空言“罪己”是不够的,要真正惠民,最好是减轻缴纳,免除租税。遇上荒年,谷物歉收,百姓已经难以为生,还要交租



纳税,在差吏的催迫征收之下,势必难以活命。诚望皇上能广播皇恩,对受灾地区,按灾情轻重,或减,或免,以救灾民于水火之中。

白居易奏请免除百姓租税,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显然是有利的。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来看,也是有好处的。因为百姓久遭兵燹,疲伤已极,人祸未了又加天灾,确实苦不堪言。若再催赋逼税,走投无路者便不得不铤而走险,反抗暴政。

宪宗一来怕逼迫过甚,灾民造反,危害大唐的统治,二来也想笼络人心,予民休息,于是获得诏准。

## 二十 和籴之辨

九月秋收,和籴又兴。和籴一法,本无恶意,但推行有年,渐成摊派,而且克扣酬钱,害民不浅,号为和籴,其实不符。

和籴,官府出钱,百姓出谷,两相商量,进行交易。可以调节谷价,免得谷贱伤农。可是,后来却变成府县提前定价,提前将数量散配给户人,逐户派缴,而且还得百姓送到指定地点,苟有稽迟,则被拘捉,羁押中肆意鞭撻,比追逼赋税还要凶残。

白居易对和籴中的恶浊情形,深有体会,便立即上疏《论和籴状》,主张改配户和籴为开场自籴,或者改和籴为折籴。

白居易熟知其情,在奏折中指明危害,提出主张:有司出钱,开场自籴,谷价稍高一点,卖谷的人自然多起来,前弊自除。假若不愿开场自籴,可采取折籴之法,就是折青苗税钱,使纳斛斗,再给现钱——

臣久处村间,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

今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只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利害之间,可以此辨。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籴利人之道也。

折籴者,折青苗税前,使纳斛斗。免令贱籴,别纳现钱。在于农人,亦甚为利。利归于人,美归于上。

……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

然而这种对黎民百姓有利的奏议,宪宗却听不进去,不予采纳。

白居易出于对朝廷的耿耿忠心,的确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他的劝谏却很少得到宪宗的采纳,使他感到非常苦闷——

园子里栽植的是什么呢?满地青青的葵藿。阳光被云层遮蔽,在云层之上盘桓,葵藿们纵然倾心相向,又如何获得阳光的恩顾呢?

白居易把自己的言论,比做古琴发出的乐声,由于“不称今人情”,再加上有人干扰,便得不到宪宗的听从——

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箏。

千里马得不到应有的赏识,使白居易常觉凄然,感到怀才不遇——

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

不管怎么着,违心的话还得说,歌功颂德之辞也还得写。元和五年正月,宪宗命翰林学士们都要撰写太平乐词,以便举办晚会,配乐演奏,歌舞升平。白居易写了七首,是为《太平乐辞》,自然是字美句善,颂扬皇恩,但在颂扬中也蕴藏有自己的愿望——

连岁丰稔仍然要保持节俭本色,时世安泰更要销毁兵器,铸剑为犁。皇上的想法总是这样,何忧天下不能长治久安呢。

这年的白居易,除去官场的抑郁不提,重要的是收获了家事的欢乐。杨氏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金銮子。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惭非达者怀,未免俗情怜。虽说想要个头生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但将近四十岁的白居易还是为女儿的到来欣喜不已。

元和四年冬天,河北一带战火又起。

春上,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早就想革除河北三镇的世袭积弊,乘王士真死,拟另外任命节度使。若王承宗不从,便发兵讨伐。

皇上之意旨,在朝臣中却意见不一,事情遂被搁置下来。

王承宗经过好长时间得不到朝廷承认,不免心虚,出于害怕,便上表自诉,同时愿意把德、棣二州归朝廷管辖。



九月,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薛昌朝为德、棣二州观察使。王承宗受人挑唆,派兵把薛昌朝囚禁起来。宪宗派宦官去,命令王承宗把薛昌朝放回德州,王承宗则拒不奉诏。

于是,宪宗在十月下诏削去王承宗的官爵,发兵大举进讨。

然而十分笑话的是,宪宗却把用兵重权交给了宦官吐突承璀。白居易作速上奏,请宪宗罢去吐突承璀。宪宗并不采纳谏言。

历来征伐之事,必由领军将帅,派宦官带兵,老百姓轻视朝廷,外国人也嗤笑大国无人。结果可想而知,吐突承璀出师以后,将帅离心,士气不振。战争进行了十个月,吐突承璀战无不败。最后,宪宗不得不制诏“洗雪王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耗时一年的一场“戏战”鸣金收兵,饱受蹂躏的还是百姓。

## 二十一 刺美见事

元和以来,尤其是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期间,白居易除了写作谏章、廷议外,还写了大量“刺美见事”的讽喻诗。

西汉时期,皇家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所作的诗歌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可以入乐。后来文人多有仿作,但唐之前,尤其是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堪称古乐府。

大唐初年,诗圣杜甫倡导一种不拘音律的诗歌“新题乐府”。新体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元稹、白居易在新体乐府创作中成就斐然,以致江南士女,但语才子,无不“元白”,元稹尤长于诗,与白居易相埒,天下传诵,号“元和体”。

用新题写时事,入乐与否概无所谓,杜甫的这种主张,为元结、顾况等所承,各有建树。而元稹、白居易对“新题乐府”更为推崇,一再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之——

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在长安,所闻所见,有令人悲痛不已者,于是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即“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

一事。”者也。

蚕农辛辛苦苦把土地耕耘,种植桑麻,本来是要用于一家人的温饱,温饱之外可以缴纳征赋,供奉皇上。国家所定的税务,本意也是为了防备灾荒,税收之外,妄自增加即是违法,可是年深月久,贪官污吏们谁还因循呢?蚕农挣来的劳动果实,在“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沚”时,就被掠夺一空,蚕农岁暮寒冬时衣不蔽体,过着悲惨的生活。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重赋》所指贪官的掠夺和盘剥的残酷怎不使人扼腕长叹。

《伤宅》,谁家所建高门朱户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主人高坐在金碧辉煌的堂第之内,十年来世世代代都做着大官,过着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生活,“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世上那么多穷贱的生命,竟忍心视而不见。民穷财竭,国势濒危,达官显贵却只顾贪图享乐,置民生国计于不顾。

只觉得好话越多越高贵,千言万语犹嫌太少。歌颂功勋都是英明太公,叙述德操全超过了孔子仲尼。为文彼何人,想见下辈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乃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为官时广施仁政,体恤百姓,即使死后没有树碑立传,也像江县令曲信陵一样,永远活在人心里。《立碑》告诫:歌功颂德的碑文,多是阿谀不实之辞,不管多么堂皇,后人总要怀疑的。即使你的“德政碑”高耸入云,碑文天花乱坠,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记。

《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缶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那些权臣、将军们吃得脑满肠肥,在白居易痛骂“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的时候,大旱之后的农村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秦中岁暮,大雪纷飞的日子,退朝的官僚们服朱戴紫,只有风云兴致,全无饥寒忧虑。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歌舞》中那些执法的朝廷命官,整天对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

夜半不能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根本不管狱中的囚犯已被冻死,而那些囚犯又常常是冤屈的。

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奢侈豪华,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在春暖时节争相《买花》,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而“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他们的杯中酒,哪一点哪一滴,不是劳力者的血汗?他们的盘中肴,哪一块哪一片不是劳力者的收成?

《伤友》,势利之徒,一旦飞黄腾达,便忘却旧交。《议婚》,嫌贫爱富,人心不古,婚姻靠买卖达成。《不致仕》,有些人年已七十,还不肯“悬车”。《五弦》,音律肤浅,“好今”而无韵味……

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由于“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进入黄金阶段,《秦中吟》十九首以讥讽笔触描写耳闻目见,平易浅近,上至王公妾妇,下至牛童马走,均喜歌之,因而广为流传。

## 二十二 规风正气

白居易例仿《诗经》的《新乐府》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五十九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其辞质而经,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质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一诗一事一题一意,阐述细致,针砭明确。从大唐初年开始,直到贞元元和之际。大至朝政,小至人事,差不多都有涉及。其显著特色,就是在每篇的命题下,直接爽快地标示明白所指所摘,所斥所刺。

白居易的《新乐府》实际上是在一个时期之内密集推出的感时讽世、规风正气的一系列诗作,朝廷事,民间情,广为涉及——

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二王后,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华原磬,刺乐工非其人也。

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胡旋女,戒近习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长吏也。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迓后远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百链镜,辨皇王鉴也。青石,激忠烈也。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骏图,戒奇物,惩佚游也。涧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母别子,刺新闻旧也。阴山道,疾贪虏也。时世妆,警戒也。李夫人,鉴嬖惑也。陵园妾,怜幽闭也。盐商妇,恶幸人也。杏为梁,刺居处奢也。

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官牛,讽执政也。紫毫笔,讥失职也。隋堤柳,悯亡国也。草茫茫,惩厚葬也。古冢狐,戒艳色也。黑潭龙,疾贪吏也。天可度,恶诈人也。秦吉了,哀冤民也。鸦九剑,思决壅也。采诗官,鉴前王乱亡之由也……

白居易对《新乐府》的写作目的毫不掩饰,堪为前所未有的大胆创例。

《采诗官》希望皇上开壅蔽,达人情,自己愿意做一把剑,“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夸我钟可剌;不如持我决浮云,无令漫漫蔽白日。为君使无私之光及万物,蛰虫昭苏萌草出。”即使牺牲也无可惜也。

隋炀帝荒淫无道,挥霍无度,南幸江都,恣佚冶游,海内财力已经耗竭,舟中歌笑却无休止。朝政荒颓,社稷贫困,龙舟未过彭城,义旗已入朝廷。萧墙祸生,人事遽变,晏驾也不得回归秦中。土坟数尺,葬在何处?吴公台下,至今还在吹着悲风啊。《隋堤柳》借炀帝故事向宪宗提出忠告和启示: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待续)

责任编辑 后山